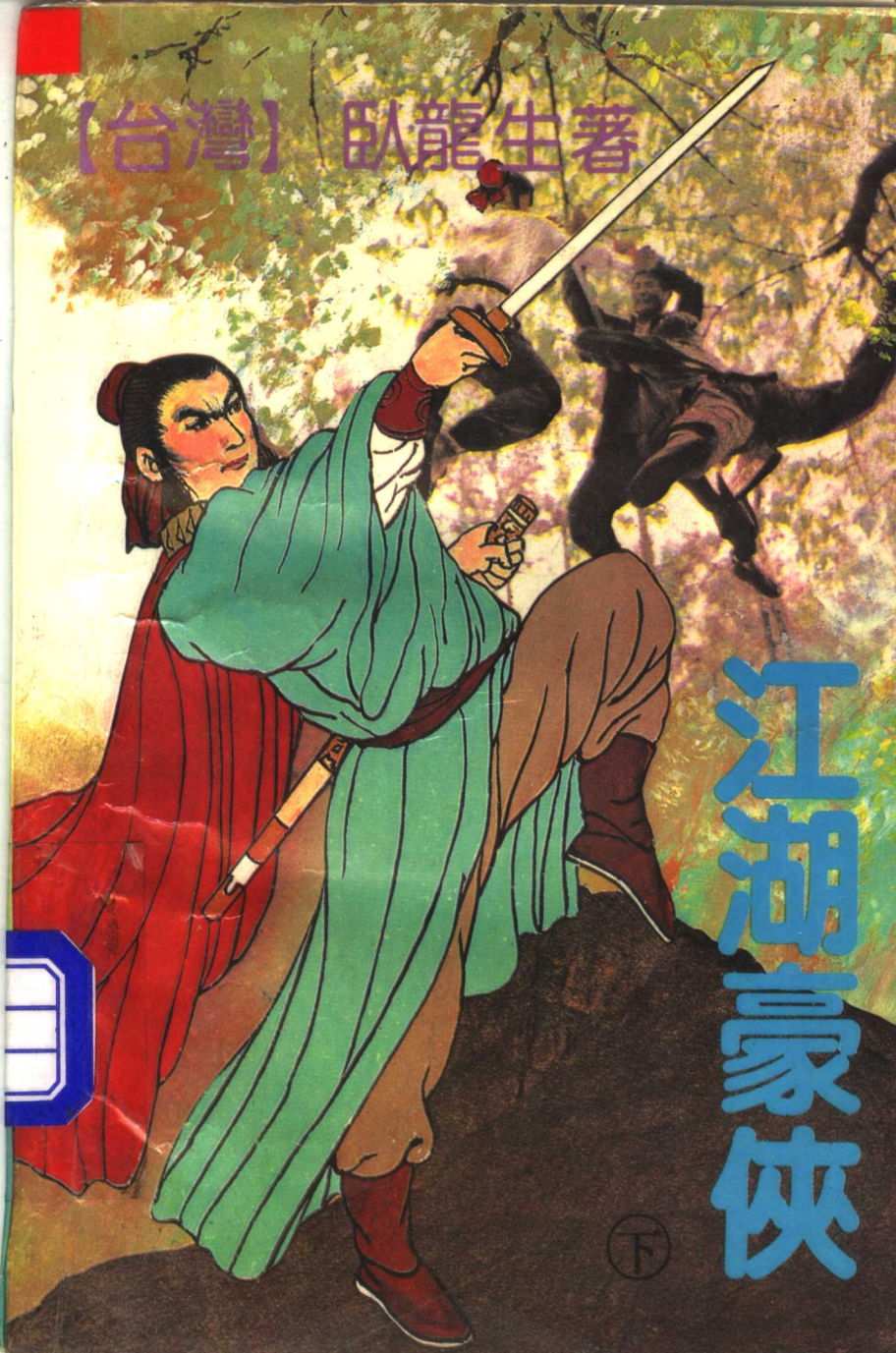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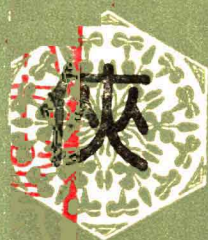
【台灣】臥龍生著

江湖豪俠

下



124.2
208-C2



下

〔台湾〕 卧龙生 著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责任编辑：徐庆宜

冯沛祖

封面设计：苏家杰

江湖豪侠

[台湾]卧龙生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1插页 370,000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ISBN 7-5360-1075-3/I·962

新闻出版署(91)图管字第138号文批准出版

上、下册 定价：6.80元

目 次

第一章	第三势力.....	1
第二章	刀子银子.....	33
第三章	捉曹放曹.....	71
第四章	挥金如土.....	102
第五章	山雨欲来.....	138
第六章	杯弓蛇影.....	172
第七章	深入险地.....	209
第八章	认贼作父.....	249
第九章	树不开花.....	276
第十章	鸟不拉屎.....	311
第十一章	七寸婆婆.....	344
第十二章	芒刺在背.....	379
第十三章	连环妙计.....	411
第十四章	笑里藏刀.....	450
第十五章	秘密武器.....	479

第八章 认贼作父

骆驼队继续前行，已渐渐深入鞑靼国的腹地。不久，一名在前面探路的老兵，神色慌张地策马而回，带回来一个惊人的消息，道：“老板，前面有情况。”

在商言商，临行之前就已经合计好，命大家称呼刘三为老板或者公子，叫卤蛋二老板或二公子。

刘三闻言急道：“可是发现敌踪？”

老兵点头道：“正是。”

“多不多？可是正规军？”

“老板一看便知。”

“好，咱们过去侦察一下。”

立与卤蛋，跟在那老兵的后面，放马驰去，骆驼队则留在原地待命。

行没多远，拴好马匹，爬上一座土山，马上发现，在一个山洼子里，有一队兵士，围着一堆营火团团坐，正在拍手唱歌，另有小部分番兵则在圈子内狂舞。

人群当中，惟一的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五十来岁，长着一脸络腮胡子，除去眉眼口鼻外，一脸都是毛，活像一只大猩猩的老头。

老头的身后，插着一面旗子，上面画着一只振翅欲飞，面

目狰狞的大老鹰。

对面，三根木柱上，一字儿五花大绑绑着三名身穿汉装的年轻将军。

那些狂舞的番兵，每当跳到他们面前时，不是吐一口口水，便是踹一脚，甚至以番邦的秽语侮辱，竭尽其羞辱之能事。

番兵的人数不少，粗略估计，约在百人以上，个个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古铜色的皮肤，肌肉十分发达。

营火上架着一头牛，有专人在负责烘烤。

浪子刘三看到这番景象，不禁血脉贲张，神色凝重地对身旁的老兵老魏道：“老魏，这大概就是鞑靼国的铁血敢死队吧？”

老魏身经百仗，见多识广，立即道：“是的，正是老鹰部落的铁血敢死队。”

“那么，坐在椅子上的那个老家伙，必定是他们的头头阿布达拉？”

“唔，此人十分凶暴，有万夫莫敌之勇。”

“头脑怎么样？”

“老板的意思是——”

“聪明不聪明？点子多不多？”

“是个有勇无谋的粗人。”

“笨就好办，咱家今天要杀猪。”

“如何杀？”

“且先说说那三个俘虏是什么人？”

“正是先锋常胜将军徐良，及副将张军与李彪。”

“老魏，说清楚一点，谁是谁？”

“徐将军居中，张军、李彪一左一右。”

“可知番兵最喜欢什么？”

“女人！”

卤蛋插言道：“这是男人的通病，很流行，中外都是一样。”

浪子刘三道：“咱家是问关于饮食方面的偏好。”

老兵老魏道：“是奶茶。”

“对酒怎样？”

“塞外天寒，人人嗜饮。”

“咱们来点新鲜的，奶茶酒。”

“什么叫奶茶酒？”

“就是奶、茶之外再加酒。”

“好主意，一定芬芳扑鼻，香醇可口，公子可是打算请客？”

“是有这个意思，但不知你们之中可有精于此道的高手？”

“有，镇守边关的老兵，差不多都可以做出很好的奶茶。”

“好极了，传令下去，咱们就在这附近，找一个上风的地方，准备扎营，造饭，煮奶茶酒。”

抓起一把土来，一撒，正好向山下飘去，浪子刘三又道：“老魏，不必去找，就在这个土山下面好啦。”

老魏请声而去，将骆驼队召来，立刻展开扎营，造饭，煮奶茶酒的工作。

卤蛋却背着一个闷葫芦，道：“老大，开什么玩笑？鞑子的铁血敢死队，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骨头，咱们躲都来不及，怎么可以在老虎旁边睡大觉？”

浪子刘三骂道：“蠢种，没有出息。别忘，咱们此来的目的是执行秘密任务，要救人，也要杀人。”

“救人杀人就该冲过去，窝在这里算什么嘛。”

“冲过去？凭二十个老弱残兵？去送死？”

“怕死就离远一点。”

“这样岂不是白来啦。”

“奇怪，这不是成心抬杠嘛，你到底打什么歪主意？”

“跟那个杀千刀的斗智，请铁血敢死队喝奶茶酒。”

“想请客应该送过去，在这里煮算是哪门子的计谋？”

“说你驴你真驴。脱了裤子，钻进你被窝里的女人值钱吗？自己千幸万苦追到手的妞儿才是宝，心里才不会有疙瘩。”

“嗯，有道理，有道理，我慢慢地有点懂啦。”

“哼，白痴，二百五，后知后觉。”

奶茶酒差不多已经煮好了，为了增加香味，刘三还命人特别添加了一些香料。

奶香、茶香、酒香，再加上香料香，果然气味芬芳，扑鼻生香，全场之人皆垂涎欲滴，跃跃欲饮。

“哇，好香啊。老魏，去拿个碗来，俺先喝为快。”

来不及了，卤蛋话甫出口，老魏的脚还没有动，面前已经多了两个手握钢刀的鞑靼兵。

鞑子兵叽哩呱啦地嚷嚷了好一阵，大家一句也听不懂。浪子刘三低声下气地道：“我们是从内地来的小民，听不懂军爷的官话，可否用汉语交谈？”

其中一人懂得汉语，但颇生硬，指着热腾腾的奶茶酒道：“这是啥子东西？”

“是奶茶酒。”

“为何这么香？要香死人啦。”

“是专家用秘法调制的。”

“走，赶快抬过去。”

“干嘛？”

“给我们老鹰队长，及全体勇士们喝。”

“军爷，这是小民的东西呀。”

“大爷喜欢就是大爷的。”

“起码给小民留一点。”

那番兵好凶，钢刀一挥，架在刘三脖子上，喝道：“不行，大爷通通要，再噜哩八嗦，小心脑袋搬家。”

“是！是！”

刘三故作哆嗦状，答应得也很勉强，实则心里面却高兴得要死，自己妙计的第一步已完全成功。

命人抬着煮奶茶酒的锅，跟着番兵，来至营火附近，将锅子放在老鹰队长阿布达拉的前面。

“哇！好香好香啊！”

“乖乖！要香死人啦！”

浓郁的香气，好像长了翅膀，四下扩散。鞑子兵全部静止，鼻子一皱一皱的，用番语鬼叫不止。

老鹰队长阿布达拉的反应却与众不同，用汉语说道：“取个碗来，给这个浑小子喝。”

碗马上取到，舀了一碗，递给浪子。

刘三面不改色，张口就喝，津津有味，啧啧有声。

是表演，也是嘴馋，卤蛋吞着口水说：“拜托，拜托，留一口给俺卤蛋喝。”

强行抢过来，还剩下两三口，张嘴一饮而尽。

自然意犹未尽，拿着碗又要去舀，早被番兵阻住。

阿布达拉见无异状，这才放心大胆地喝。

好大的胃口，连喝了三碗，还想再喝，奈何锅子里的奶茶酒早已被番兵抢光了。

刘三计划周密。数量有限，绝大多数的人连嘴唇都没沾到，只有望锅兴叹的份儿。

老鹰队长已从押刘三来此的军士口中，得知一些事情，威风凛凛地道：“浑小子，你这奶茶酒还有没有？”

浪子刘三道：“没有了。”

“老夫命令你再煮。”

“煮多少？”

“愈多愈好，足够勇士们饮用。”

“回队长大爷的话，小民没有那么多奶。”

“老夫可以提供。”

“也没有那么多那么大的锅。”

“这里有现成的。”

“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妈的个巴子，你真噜嗦，有屁快放。”

“请问，绑在柱子上的那三个混蛋，是不是徐良、张军和李彪？”

阿布达拉力气大，火气也大，陡地伸出一双蒲团大手，抓住刘三的脖子，凶芒四射地道：“小子，你们可是从南边来的特务，想要救人？”

刘三装出浑身打颤的模样儿，畏畏缩缩地道：“大爷饶命，大爷饶命，队长误会小民的意思了。我们老的老，小的小，向天老爷借胆子，也不敢在你老人家面前班门弄斧，自寻死路。”

阿布达拉余怒犹存地道：“那你问这三头猪猡作甚？又怎会识得？”

刘三理直气壮地道：“小民是要找这三个恶鬼报仇。”

“报仇？你小子跟他们有仇？”

“是有仇，很深很深的仇。”

“可知他们的身份？”

“姓徐的是个先锋，张、李二人是副将，都是鱼肉百姓，猪狗不如的畜牲。”

“有何仇何恨？”

“孩子没有娘，说起来话头长。小民是个生意人，经常出入大漠，也经常要经过他们的地盘，每一次都要孝敬一个大红包不算，还想尽办法揩油打秋风，先父就是被他们逼得无路可走，上吊死的。我妹妹也被徐良奸污，收做九姨太。呜呜。”

这小子真会演戏，说至最后，哭出声来，也掉下泪来。

许是受了传染，卤蛋的戏瘾亦告发作，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道：“还有草民的妹妹，两个，是双生，才十三岁，也被姓李的跟姓张的，奸淫至死，弃尸荒郊，真是无法无天，丧尽天良。哇哇。”

言毕，一阵嚎啕大哭，比死了爹，没了娘还伤心。

表演得实在妙，有好几名鞑子兵都红了眼圈，老鹰队长自然被蒙住了，脸色语气皆缓和不少，道：“浑小子，你想怎么样？”

浪子刘三恶狠狠地道：“小民想亲手杀了他们。”

卤蛋补充道：“还请队长大人借我们两把刀。”

阿布达拉道：“混蛋，这三个家伙杀不得，老子要送给鞑王请功领赏，还是一件不小的大功哩。”

浪子刘三又哭起来，道：“那我俩怎么办，天大的仇恨岂不要就此永沉海底？”

卤蛋抹了一把泪，道：“七折八扣，最低限度，也请大老爷网开一面，让我俩揍他们一顿。”

老鹰队长思虑了一下，道：“好吧，为了喝你们的奶茶酒，

老夫答应啦，但要有分寸，可不能打死人。”

“知道！”

“遵命！”

二人喜不自胜，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徐良等人被绑的地方。

此时此地，虽是假戏，必须真做，浪子刘三咬着牙齿臭骂道：“徐良，你不是人，是猪，是狗，是畜牲，还我爹的命来，还我妹妹的清白来。”

还真打，一上来就劈哩叭啦，拳打脚踢，刹那之间，常胜将军徐良的嘴角便淌下鲜血来了。

一面不停地打，一面小声说道：“徐将军，你听清楚，咱家是刘三，乃朝廷密使；他叫卤蛋，还有二十名总兵府的老少兵，是来救你们的。忍着点，千万不可轻举妄动，随时听候咱家的命令行事，要开骂，就当作仇人好啦。”

卤蛋那边也没闲着，应该说更忙，打一阵张军，再揍一阵李彪，声若蚊蚋般道：“对，要开骂，不要客气，越是脏话、难听的话、不堪入耳的话，效果越好，越可以骗住阿布达拉那个老王八。”

李彪将军还真听话，第一个开骂道：“操死你妹子，算她活该，谁叫她不肯顺从，拚死挣扎。”

张军道：“死一个小姐算什么，十八岁的大姑娘照样被老子操死，本将军但能逃得命在，保证将你撕成肉片，烤着吃。”

卤蛋破口大骂道：“我操你们的亲娘祖奶奶，死到临头啦，还吹牛说大话，真是欠揍，欠修理！”

拍！拍！手起掌落，左右开弓，张军的脸上立刻暴起十条青筋来。

拍！拍！又是两声脆响，卤蛋没厚此薄彼，李彪也同样挨了耳光子。

挨了揍，受了苦，甚至流了血，李彪却不怒反谢，嚷声道：“谢谢，不要客气，再打重点，末将挺得住。”

浪子刘三小声道：“李将军，这不是逞英雄的时候，要装熊，等一下最好假装晕倒，这一场戏差不多就可以落幕。”

常胜将军徐良开骂道：“姓刘的小子，你爹该死，你妹妹下贱，你不要脸，竟敢背叛大明，投靠鞑子，是一个标准的叛徒，本将军死后做鬼也绝不放过你！”

浪子刘三吼道：“骂吧，尽量骂，反正你已来日无多，吃不到十个馒头就会向阎王爷报到。”

“打啊！”

“揍啊！”

“操你妈！”

“操你祖宗八代！”

“无耻的小叛徒！”

五人一起开骂，二小拳脚交挥，不过片刻工夫，徐良、张军、李彪的衣服已被刘三、卤蛋扯破，变得丝丝缕缕，身上更是伤痕累累，鼻青脸肿。

心里边却很开心，哥儿三个正在研究，是哪一个先晕倒，老鹰队长阿布达拉已经开口了：“浑小子，住手，再打就要出人命，叫老夫如何向大王交代。”

刘三表演逼真，又给了徐良一拳，卤蛋踢了张军一脚，二人这才以胜利者的姿态，迈开大步走回来。

阿布达拉轻拍着手掌，道：“很好，你们的表现很好，日后见到大王，一定保荐你俩替鞑国当间谍，有大笔的经费可用，不必再做生意了。”

浪子刘三百恭恭敬敬地道：“先谢谢队长大爷的提拔。”

卤蛋诡笑道：“如果事成，我们领到经费，一定孝敬大爷，彼此五五分帐。”

直把老鹰队长骗得一愣一愣的，道：“你们刚才说是生意人？”

浪子刘三道：“是啊，是啊。”

“做什么生意？”

“卖茶叶和盐巴。”

“经常出入大漠之地？”

“一点不假。”

阿布达拉忽又沉下脸来，道：“既然如此，也该懂得规矩吧？”

浪子刘三忙道：“我懂，我懂，小民这就去取。”

人已走出三四步，又转身说道：“队长，不知道贵队一共有多少位勇士？”

老鹰队长疑道：“浑小子，你问这个做什么？”

刘三道：“小民是想在奶茶酒里面再卤几个蛋，怕太少不够分配，所以当面请教。”

“卤蛋好吃吗？”

“好吃得不得了，配奶茶酒，是绝配。”

“连老夫在内，一共一百二十八个人。”

“知道了，就卤一百三十个好啦，队长吃三份。”

阿布达拉一听可以吃三份，嘴都乐歪了，频频挥手，叫刘三等入速去。

刘三早有周全的准备，不多一会工夫便返回来。

带回来的东西可真不少，有茶叶、盐巴、礼物、酒、香

料，还有一箱白花花的银子，以及一箩筐的鸡蛋。

仅仅留下三名小兵，在原处照顾骆驼、马匹，其余的人全体总动员，都过来帮忙煮蛋，煮奶茶酒，乃至兼办其他杂务。

刘三好慷慨大方，献给老鹰队长阿布达拉的是幅红色的丝绢，番语称作“哈达”，这就是阿布达拉所称的规矩，也是见面礼，外加一套银质餐具，一对金质的高脚酒杯，价值不菲。

其他的勇士，也不曾忽视，每人一条手巾，一包“样品茶”，一包“样品盐”。

直喜得老鹰队长笑口大开，老眼眯成一条缝儿，用拳头猛捶刘三的肩，粗犷豪放地道：“小子，很好，你很会做人，很懂得做人的一些技巧，是鞑鞑之友，更是老鹰之友，老夫愿意结交你这个朋友。”

刘三心忖：“你娘，少臭美，谁跟你做朋友，咱家想要你的老命！”

表面上却更乖顺、驯服，仿若一只摇尾乞怜的哈巴狗，诚恐诚惶地道：“队长乃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贵人，小民算什么东西，岂敢跟大爷做朋友。”

刘三愈恭顺，阿布达拉愈开心，沉思一下，道：“小子，咱们做朋友，年龄上是差了一大截，这样吧，委屈你，就做老夫的干儿子吧。”

浪子闻言大怒，心想：“妈的，得了便宜卖乖，简直是得寸进尺，不过，这样也好，你死得更快！”

当即跪倒在地，行了拜见大礼，清清脆脆地叫了一声：“干爹！”

名份既定，刘三身价陡升，老鹰队长命人从篷车上搬来一张椅子，叫他这个干儿子坐在一旁。

刘三这一生，有两张椅子，对他意义重大：一张是死里逃

生，凭三寸不烂之舌，文仪公主朱雅兰赐给他的。这一张则是拜干爹，给人家做干儿子换来的。

但在心理上，却不甘愿有这么一个混帐干爸，所以，这一张椅子他并没有去坐，打开木箱，将银子亮出来，道：

“干爹，这些银子，孩儿本来是想送给勇士们劳军的，现在突发奇想，打算改变一个方式，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

老鹰队长哈哈傻笑道：“把你的计划说出来。”

“咱家是想，请勇士们做个游戏，逗你老人家乐一乐，这些银子就当作奖金发出去。”

“做什么游戏？”

“赛跑、摔跤、比刀、论剑、唱歌、跳舞都可以，随干爹的高兴。”

“这群魔崽子，除杀人打仗之外，别无所长，我看就叫他们比赛动刀打架吧。”

“这样不妥吧，万一闹出人命来怎么办？”

“不要紧，死了一个少一个，只要咱们爷儿俩看得高兴就好。儿呀，快订出一个奖励的标准来，告诉大家，马上开始。”

刘三想了想，道：“打中一拳，踢中一脚，或是掴了一掌，都是五两银子；砍中一刀，刺中一剑，各十两银子，但最好是点到为止，以不伤人为原则。”

卤蛋黠笑道：“话是不错，然而，刀剑无眼，谁也不敢保证绝对不会伤人，为了安慰伤者，可以再订一个安慰奖，凡是受伤的人，可以拿到安慰奖金三十两。”

老鹰队长道：“这不公平，受伤的人有奖金，打伤他的人是胜利者，难道不该鼓励鼓励？”

浪子刘三道：“当然应该鼓励，不然大家都会争着做懦

夫，挨刀子，胜利者每人五十两。”

旁边一位勇士道：“嗯，这还马马虎虎差不多。”

卤蛋道：“有受伤，免不了就会有伤人命的事发生，可以给死者的家属发一百两的丧葬安家费，但愿备而不用，没有意外发生。”

刘三道：“胜利者也不应该受到歧视，发给奖金一百两，但不准他再继续比赛，以免杀红了眼，为钱而伤人，害咱们父子于不仁不义之地。”

阿布达拉道：“对，对，无论如何，不能动摇了老子的根基，老鹰勇士都死光了，我这个队长还干个鬼。”

浪子刘三道：“如此，就请干爹宣布规则，开始比赛吧。”

阿布达拉亦未推辞，就照着刘三、卤蛋的意思，当众宣布出来，并聘请卤蛋当裁判，决定谁输谁赢，以及奖金的多寡。

这一来，卤蛋可神气了，玉皇大帝放屁——神气十足，就在老鹰队长面前不远的地方，画了一个丈许大的圆圈，将银箱搬过去，全部倒在地上，往箱子上一坐，大声嚷嚷道：

“喂，大家注意，我们大老板刘二爷，拜老鹰队长作干爹，这是你们全体敢死队勇士的光荣，为了表示庆祝之意，特别举办这一场比武大会。”

顿一顿，清一清嗓门，接着又说：“揍人的有钱，挨揍的人差不多也有钱，这种好事，天上少有，地上无双，全世界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谁要是不卖力，准是第一号超级大傻瓜！”

这个宝贝的点子也不少，为了制造气氛，提高大家的兴致，当场取出两锭十两重的小元宝来，往场子中间一丢，朗声道：

“这是给第一对比武朋友的见面礼。妈的，不要挤，退后